

杜甫全集（一）

杜甫全集卷之一

游龙门奉先寺

【黄鹤注】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后游东都时作。【朱鹤龄注】龙门，即伊阙。《元和郡县志》：伊阙山，在河南府伊阙县北四十五里。旧注误引《禹贡》河东之龙门，今削之。《两京新记》：炀帝登北邙，观伊阙，曰：“此龙门也。自古何不建都于此？”《一统志》：阙塞山，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。《左传》：赵鞅使女宽守阙塞，即此。一名伊阙，俗名龙门山，又名阙口。

已从招提游，更宿招提境。阴壑生虚籁，月林散清影。天阙象纬逼，云卧衣裳冷。欲觉闻晨钟，令人发深省。公游奉先寺，夜宿而作也。中四，寺中夜景。末二，宿寺之情。张綖注：三四，状风月之佳。五六，见高寒之极。闻钟发省，乃境旷心清，倏然而有所警悟欤。

【王洙注】《僧史》：魏太武始光元年，创造伽蓝，立招提之名。【朱鹤龄注】《唐会要》：官赐额为寺，私造者为招提兰若。《僧辉记》：招提者，梵言拓斗提奢，唐言四方僧物，但传笔者讹拓为招，去斗奢留提字，即今十方住持寺院耳。

沈佺期诗：“阴壑以冰闭”。山北曰阴。谢庄《月赋》：“声林虚籁。”《庄子·齐物》篇有天籁地籁人籁。师氏曰：“风声为天籁，水声为地籁，笙竽为人籁。”

梁昭明太子诗：“月落林余影。”曹植诗：“明月澄清影。”

韦述《东都记》：“龙门号双阙，与大内对峙，若天阙然。”陆倕《石阙铭》：“假天阙于牛头。”【朱注】《丹阳记》载王茂弘指牛头山两峰为天阙，见《文选注》，禹疏伊水北流，两山相对，望之若阙，见

《水经注》，皆确据也。况此本古体诗，何必拘拘偶对耶？【钱笺】韦应物《龙门游眺》诗云：“凿山导伊流，中断若天阙。”此即杜诗注脚也。晋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：师延精述阴阳，晓明象纬。象纬，星象经纬也。

鲍照诗：“云卧恣天行。”庾信诗：“山深云湿衣。”

《列子》：“一觉一寐。”庾信诗：“山寺响晨钟。”

梅子真书：“愿深省臣言。”蜀人师氏曰：释氏有声闻、缘觉。如香岩和尚一日扫庵，瓦砾击竹作声，忽然大悟。又如道吾闻巫吹角，瞥地大省。此得乎声闻而有所觉者也。诗言发深省，其亦得于声闻缘觉者耶。

附考：杜诗各本流传，多有字句舛讹，昔蔡伯世作《正异》，而未尽其详。朱子欲作考异，而未果成书。今遇彼此互异处，酌其当者书于本文。参见者分注句下，较《钱笺》、《朱注》，多所辩证矣。如此诗“天阙”，诸家聚讼约有八说：蔡兴宗《正异》依古本作“天窥”，有《庄子》“以管窥天”及鲍照诗“天窥苟平圆”可证。杨慎云：“天窥”“云卧”乃倒字法，

“言窥天则星辰垂地，卧云则空翠湿衣，见山寺高寒，殊于入境也。蔡修及《庚溪诗话》皆作“天阙”，引韦述《东都记》“龙门若天阙”为证，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，云卧山而衣裳凉冷也。朱鹤龄从之。姜氏疑“天阙”既用实地。不应“云卧”又作虚对，欲改作“天开”，引《天官书》“天开书云物”为证，则属对既工，而声韵不失。张綖谓“天阙”乃寺门观，“云卧”犹言云室。《杜臆》解“天阙”为帝座，以《宋志》角二星十二度谓之“天阙”也。王介甫改作“天阅”，旧千家本或作“天阔”，或改“天关”，俱未安。据文翔凤《药溪谈》：伊阳之北山，即鸣皋之派，长殆百里，如云卧然。龙门南直卧云，故云然耶。

四明王嗣奭《杜臆》曰：人在尘溷中，真性沦隐，若身离尘表，其情趣自别。而又宿于其境，对风月则耳目清旷，近星云则心神悚惕。已上六句，步紧一步，逼到梦将觉而触于钟声，道心之微忽然呈露，犹之剥复交而天心见，勿浅视此深省语也。

卢世浓《紫房余论》曰：公少游吴越时，必有著作，今不少概见，断自龙门奉先始，或其后自裁定，汰去前诗耶？

唐庚《子西文录》云：五经已后，有一司马子长，三百五篇之后，有一杜子美，此天生二人以翼斯文之统也。故作文当学龙门，作诗当学少陵，以二书为根本，朝夕诵读，则趋向正而可以进退百家矣。

苏轼子瞻曰：子美之诗，退之之文，鲁公之书，皆集大成者也。学诗当以子美为师，有规矩法度，故可学。退之于诗，本无解处，以才高而见长耳。渊明不为诗，自写其胸中之趣耳。学杜不成，不失为工。无韩之才与陶之妙，而学其诗，终为乐天耳。

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：少陵诗宪章汉魏，而取材于六朝，至其自得之妙，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。又曰，诗之法有五：曰体制，曰格力，曰气象，曰兴趣，曰音节。诗之品有九：曰高，曰古，曰深，曰远，曰长，曰雄浑，曰飘逸，曰悲壮，曰凄婉。其用工有三：曰起结，曰句法，曰字眼，其大概有二：曰优游不迫，曰沉著痛快。诗之极致有一：曰入神。诗而入神，至矣尽矣，蔑以加矣，惟李杜得之，他人得之盖寡也。又曰：李、杜、韩三公诗，如金鷄擘海，香象渡河，龙吼虎哮，涛翻鲸跃，长枪大剑，君王亲征，气象自别。

望岳

【鹤注】公《壮游》诗云：“忤下考功第，放荡齐赵间”，乃在开元二十四年后，当是其时作。《元和郡县志》：泰山一曰岱宗，在兖州乾封县西北三十里。

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此望东岳而作也。诗用四层写意：首联远望之色，次联近望之势，三联细望之景，末联极望之情。上六实叙，下二虚摹。岱宗如何，意中遥想之词。自齐至鲁，其青未了，言岳之高远。拔地而起，神秀之所特钟。矗天而峙，昏晓于此判割。二语奇峭。王嗣奭《杜臆》云：“荡胸”句，状襟怀之浩荡。“决眦”句，状眼界之空阔。公身在岳麓，而神游岳顶，所云“一览众山小”者，已冥搜而得之矣，非必再登绝顶也。杜句有上因下因之法。荡胸由于曾云之生，上二字因下。决眦而见归鸟入处，下三字因上。上因下者，倒句也。下因上者，顺句也。末即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。

《虞书》：“东巡狩，至于岱宗。”《前汉·郊祀志》：岱宗，泰山也。郑昂曰：王者升中告代必于此山，又是山为五岳之长，故曰岱宗。

《史记·货殖传》：“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”《子夜歌》：“寒衣尚未了。”

《庄子》：“造化之所始，阴阳之所变。”《左传》：“天钟美于是。”钟，聚也。孙绰《天台赋序》：“天台者，山岳之神秀。”《老子》：“大制不割。”割，分也。曹辅佐对：“大人达观，任化昏晓。”徐增云：“山后为阴，日光不到故易昏。山前为阳，日光先临故易晓。”

【朱注】《封禅记》：泰山东隅有日观峰，鸡鸣时见日出，长三丈。即割昏晓之义。

张衡《南部赋》：“洧水荡其胸。”马融《广成颂》：“动荡胸臆。”

《公羊传》：“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天下者，泰山之云也。”云气弥漫飘荡，如叠浪层波，对之心胸若摇。庾肩吾诗：“层云霾峻岭。”

曹植《冬猎篇》：“张目决眦。”决，开也。眦，目眶也。曹植诗：“归鸟赴乔林。”

周王褒诗：“绝顶目犹睛。”沈约诗：“绝顶复孤圆。”

《世说》：王珣曰：“若使阡陌条畅，则一览而尽。”《扬子法言》：“登东岳者，然后知众山之崩施也。”

卢世 曰：公初登东岳，似稍紧窄，然而旷甚。后望南岳，似稍错杂，然而肃甚。固不必登峰造极，而两岳真形已落其眼底。及观《又上后园山脚》云：“昔我游山东，忆戏东岳阳。穷秋立日观，矫首望八荒。”则是业升岱宗之巅，而流览无际矣，乃绝不另设专题以铺张游概，亦以《望岳》一首已领其要，故不必再拈也。试思他人千万语，有加于“齐鲁青未了”者乎。

少陵以前题咏泰山者，有谢灵运、李白之诗。谢诗八句，上半古秀，而下却平浅。李诗六章，中有佳句，而意多重重复。此诗遒劲峭刻，可以俯视两

家矣。

龙门及此章，格似五律，但句中平仄未谐，盖古诗之对偶者。而其气骨峥嵘，体势雄浑，能直驾齐梁以上。

登兖州城楼

【邵注】兖州，鲁所都，汉以封共王余。《唐书》：兖州，鲁郡，属河南道。【顾宸注】兖州，隋改为鲁郡，唐武德间复曰兖州，天宝元年又改鲁郡。此云兖州，当是开元二十五年，公下第后游齐赵时所作。鳌按：唐之兖州治瑕丘县，即今之嶧阳县也。蔡梦弼曰：公父闲尝为兖州司马，公时省侍，故有“趋庭”句。

东郡趋庭日，南楼纵目初。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。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鲁殿余。从来多古意，临眺独踌躇。公至兖州省侍而咏南楼也。通首皆登楼所见，“海岱”“青徐”属远景，故以“纵目”二字起之。“秦碑”“鲁殿”属近景，故以“临眺”二字结之。仍在上下四句分截。赵汴云：三四宏阔，俯仰千里。五六微婉，上下千年。曰“从来”则平昔怀抱可知。曰“独”则登楼者未必皆知。

《前汉志》：东郡，秦置，属兖州。隋孙万寿诗：“趋庭尊教义。”

《晋书·庾亮传》：“乘秋夜往，共登南楼。”此借用其字。张镜《观象赋》：“尔乃纵目远览，傍通四维。”

古诗：“浮云蔽白日。”海岱青徐，与兖州接壤。《禹贡》：“海岱惟青州。”

鲍照诗：“平野起秋尘。”《海赋》：“西薄青徐。”《唐书》：青州北海郡、徐州彭城郡，俱属河南道。

唐太宗《小山赋》：“寸中孤嶂连还断。”《秦本纪》：始皇二十八年，东行郡县，上邹峰山，刻石颂秦德。

谢玄晖诗：“荒城迥易阴。”徐摛诗：“列楹登鲁殿。”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：“殿本景帝子鲁共王所立。”《后汉书注》：殿在兖州曲阜县城中。

《史记·龟策传》：“所从来久矣。”隋李密诗：“怅然怀古意。”

沈约诗：“临眺殊复奇。”《庄子》：“圣人踌躇以兴事。”薛君曰：“踌躇，踟蹰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犹豫也。”

黄生曰：前半登楼之景，后半怀古之情，其驱使名胜古迹，能作第一种语。此与《岳阳楼》诗，并足凌轹千古。

赵汴曰：公祖审言《登襄阳城》诗云：“旅客三秋至，层城四望开。楚山横地出，汉水接天回。冠盖非新里，章华只旧台。习池风景异，归路满尘埃。”公此诗实本于其祖。

张綖注：凡诗体欲其宏，而思欲其密。广大精微，此诗兼之矣。考公作此诗时，年甫十五，而所作已如此，其得之天者，良不偶也。

胡应麟曰：五言律体，肇自齐梁，而极盛于唐。要其大端，亦有二格。陈、杜、沈、宋，典丽精工，王、孟、储、韦，清空闲远。此其概也。然右丞赠送诸什，往往阑入高、岑。鹿门、苏州，虽自成趣，终非大手。太白风华逸宕，特过诸人，而后之学者，才非天仙，多流率易。唯工部诸作，气象崑崙，规模宏远，当其神来境诣，错综幻化，不可端倪，千古以还，一人而

已。又曰：宏大则“昔闻洞庭水”，富丽则“花隐掖垣暮”，感慨则“东郡趋庭日”，幽野则“林风纤月落”，饯送则“冠冕通南极”，投赠则“斧钺下青冥”，追忆则“洞房环佩冷”，吊哭则“他乡复行役”等，皆神化所至，不似人间来者。又曰：作诗不过情景二端，如五言律体，前起后结，中四句，二言景，二言情，此通例也。唐初多以首二句言景对起，止结二句言情，虽丰硕，往往失之繁杂，唐晚则第三四句多作一串，虽流动，往往失之轻儇，俱非正体。惟沈、宋、李、王诸子，格调庄严，气象闳丽，最为可法。第中四句大率言景，不善学者凑砌堆叠，多无足观。老杜诸篇，虽中联言景不少，大率以情间之。故习杜者，句语或有枯燥之嫌，而体裁绝无靡冗之病。此初学入门第一义，不可不知。若老手大笔，则情景混融，错综惟意，又不可专泥此论。

李梦阳曰：叠景者意必二，阔大者半必细，此最律诗三昧。如“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。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鲁殿余”，前景寓目，后景感怀也。如“诏从三殿去，碑到百蛮开，野馆浓花发，春帆细雨来”，前半阔大，后半工细也。唐法律甚严惟杜，变化莫测亦惟杜。

杨士弘曰：律诗破题，或对景兴起，或比物起，或引事起，或就题起，要突兀高远，如狂风卷浪，势欲滔天，领联，或写意，或写景，或叙事，或引证，此联要接破题，如骊龙之珠，抱而不脱。颈联，或写意，或写景，或叙事，或引证，与前联之意，相应相避，引联要有变化，如疾雷破山，观者惊愕。结句，或就题结，或开一步，或缴前联之意，或用事，必放一步作散场，如剡溪之掉，自去自回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周斑曰：古雄而浑，律精而微。四杰律诗，多以古脉行之，故才气虽高，风华未烂。陈、杜、沈、宋起，而吞吐含芳，安详合度，亭亭整整，喁喁吁吁，觉其句自能言，字自能语，品之所以为美。渐至开元、天宝，李、杜群贤迭兴，国脉既昌，文运正盛，洋洋乎一朝声律，顿成尽善。自大历诸家，以及贞元学者，虽多合作，不无少变。元和以后，风气渐衰，声格浸降，要亦世运使然耳。

周弼曰：五言律有四实，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。开元、大历多此体，华丽典重之间，有雍容宽厚之态，此其妙也。稍变，然后入于虚，间以情思，故此体当为众体之首。昧者则堆积窒塞，寡于意味矣。四虚者，谓中四句皆情思而虚也。不以虚为虚，以实为虚，自首至尾，如行云流水，此其难也。元和以后，用此体者，骨格虽存，气象顿殊。向后则偏于枯瘠，流于轻馁，不足采矣。又前联情而虚，后联景而实。实则气势雄健，虚则态度谐婉，轻前重后，酌量适均，无窒塞轻馁之患。若前联景而实，后联情而虚，前重后轻，多流于弱。盖发兴尽，则难于继矣。

题张氏隐居二首

【鹤注】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云：少与鲁中诸生张叔明等隐于徂徕山，号为竹溪六逸。又子美《杂述》云“鲁有张叔卿”，意叔明、叔卿止是一人，卿与明有一误耳。不然，亦兄弟也。是诗张氏隐居，岂其人欤。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后，与高、李游齐、赵时作。

春山无伴独相求，伐木丁丁山更幽。涧道余寒历冰雪，石门斜日到林丘。不贪夜识金银气，远害朝看麋鹿游。乘兴杳然迷出处，对君疑是泛虚舟。此首初访张君而作也。上四言景，下四言情，此大概分段处。若细分之，首句张氏，次句隐居。三四切隐居，言路之僻远，五六切张氏，言人之廉静。末二说得宾主两忘，情与境俱化。上海朱瀚曰：看此诗脉理次第，曰斜日，曰夜，曰朝，曰到，曰出，曰求，曰对，分明如画。

庾信诗：“春山百鸟啼。”刘琨诗：“独生无伴。”《易》：“同气相求。”

《诗》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《小序》：“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旧也。”注：“丁丁，伐木声。”王籍诗：“鸟鸣山更幽。”

王台卿诗：“飞梁通涧道。”朱记室诗：“叠夜抱余寒。”《世说》：“范逵投陶侃宿，于时冰雪积日。”冰雪，犹言冻雪，冰读去声。

【钱笺】《地理志》：临邑县有济水祠，水有石门，以石为之，故济水之门也。《春秋》：齐郑会于石门，郑车偾济。即此地。邵注谓在兖州府平阴县。今按：石门不必确指地名，公《桥陵》诗云“石门霜露白”，亦只泛言。谢灵运诗：“披云卧石门。”阴铿诗：“翠柳将斜日。”谢惠连诗：“落雪洒林丘。”

《左传》：子罕曰：“我以不贪为宝。”【朱注】《南史》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，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，视之如瓦石。樵人竞取，入手即成沙砾。金银气殆是类耶。《地镜图》：凡观金玉宝剑之气，皆以辛日雨霁之旦及黄昏夜半伺之，黄金之气赤黄，千万斤以上，光大如镜盘。《史·天官书》：“败军场，破国之墟，下有积钱，金宝之上，皆有气，不可不察。”

《晏子春秋》：“可谓能远害矣。”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：“麋鹿游于朝。”《关中记》：辛孟年七十，与麋鹿同群，世谓鹿仙。

《世说》：王徽之曰：“我本乘兴而行。”《庄子》：“杳然难言之矣。”注：“杳然。杳深貌。”沈佺期诗：“此中迷出处。”卢照邻诗：“桃源迷处所。”

庾信诗：“对君俗人眼。”《庄子》：“方舟而济于河，有虚船来触舟，虽褊心之人不怒。”虚舟，谓空无所系。

唐律多在四句分截，而上下句，自具起承转阖。如崔颢《行经华阴》诗，上半华阴之景，下半行经有感，“武帝祠前”二句乃承上，“河山北枕”二句乃转下也。崔署《九日登仙台》诗，上半九日登仙台，下半呈寄刘明府，

“三晋云山”二句乃承上，“关门令尹”二句乃转下也。杜诗格法，类皆如此。首句“春山”二字一读，次句“伐木丁丁”四字一读，下面“涧道余寒”“石门斜日”皆四字一读，“不贪”“远害”“乘兴”“对君”皆二字一读。知得句中有读，则意义自易明矣。

高棅曰：七言律诗，又五言之变也，在唐以前，沈君攸七言俚句已肇律体，唐初始专此体，沈宋辈精巧相尚。开元初，苏张之流盛矣。盛唐作者不多，而声调最远，品格最高，若崔颢、贾至、王维、岑参，当时各极其妙。至于李颀、高适，当与并驱，未论先后也。少陵七言律法，独异诸家，而篇什亦盛，如《秋兴》诸作，前辈谓其大体浑雄富丽，小家数不可仿佛，诚然。

杨士奇曰：律诗始盛于开元、天宝之际，若浑雄深厚，有行云流水之势，冠裳佩玉之风，流出胸次，从容自然，而皆由夫性情之正，不拘于法律，而亦不越乎法律之外。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为诗之圣者，其杜少陵乎。

胡应麟曰：近体莫难于七言律，五十六字之中，意若贯珠，言若合璧。其贯珠也，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。其合璧也，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。綦组锦绣，相鲜以为色。宫商角徵，互合以成声。思欲深厚有余，而不可失之晦。情欲缠绵不迫，而不可失之流。肉不可使胜骨，而骨又不可太露。辞不可使胜气，而气又不可太扬。庄严则清庙明堂，沉着则万钧九鼎，高华则朗月繁星，大则泰山乔岳，圆则流水行云，变幻则凄风急雨，一篇之中，必数者兼备，乃称全美。迄唐，高、岑明净整齐，所乏远韵。王、李精华秀朗，时觉小疵。学者步高、岑之格调，合王、李之风神，加以工部之雄深变幻，七律能事毕矣。又曰：近体，盛唐至矣，充实辉光，种种备美，所少者曰大曰化耳，故能事必老杜而后极。杜公诸作，正所谓正中有变，变而能化者。今其体调之正，规模之大，人所共知。惟变化二端，勘核未彻。不知变主格、化主境，格易见，境难窥。变则标奇越险，不主故常。化则神动天随，从心所欲。七言近体诸作，所谓变也，如“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”，“织女机丝虚夜月，石鲸鳞甲动秋风”，“香稻啄余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”，“听猿实下三声泪，奉使虚随八月槎”，字中化境也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“二仪清浊还高下，三伏炎蒸定有无”，“永夜角声悲自语，中天月色好谁看”，“绝壁过云开锦绣，疏松隔水奏皇簧”，句中化境也。“昆明池水”、“风急天高”、“老去悲秋”、“霜黄碧梧”，篇中化境也。又曰：大概杜有三难，极盛难继，首创难工，遘衰难挽。子建以至太白，诗家能事都尽，杜后起，集其大成，一也。排律近体，前人未备，伐山道源，为百世模，二也。开元既往，大历系兴，砥柱其间，唐以复振，三也。

王世贞曰：王允宁生平所推伏者独少陵，其所好谈以为独解者七言律。大要责有照应，有开阖，有关键，有顿挫，其意主比主兴，其法有正插，有倒插。又曰：七言律，不难于中二联，难于发端及结句耳。发端，盛唐人无不佳者。结颇有之，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。篇法，有起有束，有放有敛，有唤有应，大抵一开则一阖，一扬则一抑，一象则一意，无偏用者。句法，有直下者，有倒插者，倒插最难，非老杜不能也。字法，有虚有实，有沉有响，虚响易工，沉实难至。五十六字，如魏明帝凌云台，材木铢两悉配，乃可耳。篇法之妙，有不见句法者。句法之妙，有不见字法者。此是法极无迹，人犹能之。至境与天会，未易求也。有俱属象而妙者，有俱属意而妙者，有俱作高调而妙者，有直下不偶对而妙者，皆兴诣而神合气完使之然。

杨士弘曰：七言律难于五言律。七言下字较粗实，五言下字较细嫩。七言若可截作五言，便不成诗，须字字去不得方是。所以句要藏字，字要藏意，如连珠不断方妙。

陆时雍曰：工部七律，蕴藉最深，有余地，有余情，情中有景，景外含情，一咏三讽，味之不尽。

周敬曰：少陵七言律，如八音并奏，清浊高下，种种具陈，真有唐独步也。然其间半入大历后声调，实开中晚滥觞之窠。

其二

之子时相见，邀人晚兴留。霁潭鳢发发，春草鹿呦呦。杜酒偏劳劝，张梨不外求。前村山路险，归醉每无愁。（此记张氏留饮之兴也。曰“时相见”则往来非一度矣。“邀人”句起中四。鱼跃鹿鸣，晚时之景。酌酒削梨，留客之具。醉归忘险，极尽主人之兴矣。【顾注】杜酒、张梨，暗用宾主二姓。酒本出于杜，故云偏劳劝。梨自出于张，故云不外求。）

之子，指张公。《诗》：“彼其之子。”汉成帝时童谣曰：“燕燕，尾涎涎，张公子，时相见。”

杜审言诗：“圣情留晚兴。”

别本作济潭，是指济水言。按：前章云“林丘”，本章云“山路”，则知不在济水傍矣。以霁对春，正切时景。《诗》：“鳢鲟发发。”

《齐风·硕人》篇《正义》以鳢为江东黄鱼。今按霁潭中恐无此大鱼，当依《毛传》作鲤为是。发发，盛貌。

谢灵运诗：“萋萋春草繁。”《诗》，“呦呦鹿鸣”。苏武诗：“鹿鸣思野草，可以喻嘉宾。”

《急就篇注》：古者仪狄作酒醪，杜康又作秫酒。魏武帝乐府：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。”

潘岳《闲居赋》：“张公大谷之梨。”谢灵运诗：“得性非外求。”

沈炯诗：“火炬前村发。”杨炯诗：“山路绕羊肠”。

全大镛注：《庄子》：“醉者之坠车，得全于酒。”末句暗用其意。

公《夔州》诗“醉于马上往来轻”，是忘优良法。《诗》：“醉言归。”

张綖曰：前诗但述隐居孤寂以美张氏，未言相留款曲之情，故次诗尽之。可见古人作二首者，不徒然也。

鳌按：此两诗非一时之作，玩首句“时”字末句“每”字，可见。

黄常明“诗话”曰：杜诗多用经语，如“车辚辚，马萧萧”、“鳢发发”、“鹿呦呦”，皆浑然严重，如入天陛赤墀，植璧鸣玉，法度森严。然后人不敢用者，岂非造语肤浅不类耶。

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

【鹤注】此当是开元二十四年已后作。兖与齐为邻，至兖则至齐也。

【朱注】《唐书》府州各有法曹参军事。《海录碎事》：魏置理曹掾，法曹也。【邵注】《唐志》：瑕丘，山东兖州府治也。石门，山名。在兖州府平阴县，与瑕丘相邻境。郑是官于瑕丘者。

秋水清无底，萧然净客心。掾曹乘逸兴，鞍马到荒林。能吏逢联壁，华筵直一金。晚来横吹好，泓下亦龙吟。（首联点石门，次联点刘九，三联点宴集。横吹、龙吟，极言开筵张乐之盛，亦应“秋水清”句。）

潘岳《秋兴赋》：“澡秋水之涓涓兮。”卢思道诗：“秋江见底清。”首句翻用之。枣据诗：“深谷下无底。”

王彪之诗：“散怀山水，萧然亡羁。”顾宸云：“公为客，郑乃主人。”谢惠连诗：“眷眷浮客心。”

洙曰：汉制以曹官为掾，如屋之有掾，言其有所负荷也。《西京杂记》：京兆有古生者为都掾史，至今称古掾曹。湛方生《风赋》：“转濠梁之逸兴。”

阮籍诗：“鞍马去行游。”谢灵运诗：“荒林纷沃若。”

《后汉书》：曹腾字季兴，桓帝时封费亭侯。种嵩劾腾，腾不为纤介，尝称嵩能吏。联壁，兼称刘郑。《晋书》：潘岳、夏侯湛，美丰容，行止同舆接茵，人谓之联壁。《南史》：韦孝宽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，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，与孝宽情好甚密，政术俱美，荆部吏人号为联壁。

杨慎曰：华筵直一金，有典则可，无典则俗。张率《白紵歌》：“列坐华筵纷羽爵。”班彪《王命论》：所愿不过一金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：一金，黄金一斤。《汉·食货志》：黄金一斤直钱万。《淮南子》：秦以一镒为一金，而重一斤，汉以一斤为一金。

李百药诗：“晚来风景丽。”《晋书》：横吹有双角，张骞自西域传其法于长安，唯得《摩诃兜勒》一曲，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。

《古今乐录》：“横吹，羌乐也。”《乐纂》曰，“横笛，小簾也。”江淹《横吹赋》：“树崑崙，水泓澄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泓，水深处。”

《晋书》：鼓角横吹曲，蚩尤氏率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，帝乃命鼓角为龙吟以御之。马融《长笛赋》：“龙吟水中不见己，伐竹吹之声相似。”

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

【鹤注】《唐志》：任城为兖州紧县。此诗公游齐赵，乃至兖州时所作。《唐书》：任城，汉县，隋属兖州。《一统志》：南池在济宁城东南隅，今淤塞。

秋水通沟洫，城隅进小船。晚凉看洗马，森木乱鸣蝉。菱熟经时雨，蒲荒八月天。晨朝降白露，遥忆旧青毡。（上四游池之景，下四悲秋之意。公诗善记节候。此诗“晨朝降白露”，明日白露节也。《秦州》诗“露从今夜白”，今日白露节也。遥忆旧毡，盖当秋而动乡思矣。）

《庄子》：“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：“匠人为沟洫。”广深四尺谓之沟，广深八尺谓之洫。

《诗·郑风》：“俟我于城隅。”庾信诗：“小船行钓鲤”。

沈佺期诗：“高树晚凉归。”左思《魏都赋》：“刷马江州。”刷，即洗马也。刘劭《七华》：“漱马河源。”漱乃饮马也。左思《蜀都赋》：“弹言鸟于森木。”

潘岳诗：“鸣蝉厉寒音。”

《武陵记》：“三角四角曰菱，两角曰菱，其花紫色，昼合宵炕，随月转移，犹葵之随日也。”《吕氏春秋》：“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。”蔡邕《述行赋》：“遘淫雨之经时。”

蒲有二种。《陈风》：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”蒲乃水草，其质柔弱，故至中秋而荒残也。《王风》：“不流束蒲。”乃蒲柳，属木本，与此不同。《诗》：“八月萑苇。”

夏侯湛诗：“冒晨朝兮入大谷。”《月令》：“孟秋之月，白露降，寒蝉鸣。”

《世说》：王献之夜卧斋中，有盗入室，献之语曰：“青毡我家旧物，可特置之。”

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

【鹤注】许即任城许主簿。当是开元二十五年至兖州，与许游南池时相先后。今诗云“东岳云峰起”，则是在兖州甚明。鲁豈年谱引公酹文云：“二十九年，在洛之首阳祭远祖。”则至兖在二十九年之前。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，非。盖是年公在长安矣。走邀，遣人持诗往邀也。

东岳云峰起，溶溶满太虚。震雷翻幕燕，骤雨落河鱼。座对贤人酒，门听长者车。相邀愧泥泞，骑马到阶除。（单复注：上四对雨，五六书怀，七八走邀主簿。）

“东岳”二句，即《公羊传》“泰山之云，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天下”意。《说苑》：泰山，东岳也。谢道韞侍：“峨峨东岳高，秀极冲青天。”庾肩吾诗：“雨足飞春殿，云峰入夏池。”

《楚辞》：“云溶溶兮雨冥冥。”《内经》：“太虚廖廓。”

《国语》：“震雷出滞。”《左传》：吴公子札聘于上国，宿于戚，闻孙林父击钟，曰：“夫子之在此，犹燕之巢于幕上。”严有翼曰：幕非巢燕之所，此言其至危。潘岳《西征赋》：“危素卵之累壳，甚立燕之幕巢。”丘希范书：“将军鱼游鼎沸之中，燕巢飞幕之上。”盖用此意。邢劭《春宴》诗：“檐喧巢幕燕，池跃戏莲鱼。”谢瞻《九日》诗：“巢幕无留燕，遵渚有来鸿。”却是误用其文。杜诗“震雷翻幕燕”，则仍合本意矣。

《老子》：“骤雨不终日。”《始皇本纪》：“八年，河鱼大上。”注：“谓河水溢，鱼大上平地。”《杜诗博议》：《汝南先贤传》：“葛玄书符着水中，大雨淹注。复书符投雨中，须臾落大鱼数百头。”暗使此事。全大镛注：明万历丁酉，楚墩子湖忽龙起，是日雨如倾，鱼从云中散落百里，家家得鱼。慈水姜氏曰：“骤雨落河鱼”与“细雨鱼儿出”照看自明。雨细则鱼浮而上淦，雨骤则鱼落而潜伏也。

《魏略》：“太祖时禁酒，而人窃饮之，故难言酒，以白酒为贤人，清酒为圣人。”

《陈平传》：平家负郭窃巷，以席为门，然门外多长者车辙。

《吴都赋》：“流汗霖霖，而中逵泥泞。”

襄阳儿童诗：“时时能骑马。”《景福殿赋》：“阶除连延。”

已上人茅斋

【鹤注】梁氏编在天宝十二载游山东时作，然旧次与洛兖所作诗先后，当是开元二十九年。《摩诃般若经》云：何名上人？佛言：若菩萨一心行阿■菩提，心不散乱，是名上人。胡应麟曰：已上人欧公作齐己，非也。己与贯休同出晚唐，乃郑谷辈同时，何缘与杜相值。

已公茅屋下，可以赋新诗。枕簟入林僻，茶瓜留客迟。江莲摇白羽，
天棘蔓青丝。空忝许询辈，难酬支遁词。（首联，领起中四。枕簟茶瓜，茅斋之事，江莲天棘，茅斋之景，此足以发诗兴者。末以许询自比，以支遁比已公，盖赋诗而作谦词也。摇白羽，状江莲之飘动。蔓青丝，状天棘之蒙茸。）

《汉·许皇后传》：幸得免离茅屋之下。

陶潜诗：“乃赋新诗。”

《荀子》：“枕簟之上。”【朱注】“簟，竹席也。自关以西谓之簟，或谓之簾篠。”

《晋书》：陆纳为吴兴太守，谢安诣纳，所设唯茶果而已。《神仙传》：葛玄为客设生瓜。《杜臆》：迟，谓留客之久。

鲍照诗：“留我一白羽。”注：“白羽，扇也。”【朱注】《华严会玄记》：“青松为尘尾，白莲为羽扇。”董斯张云：白羽如“值其鹭羽”之羽，状莲之迎风而舞。旧解作扇，非。

郑侯升《批言》曰：《冷斋诗话》以天棘为杨柳。蔡梦弼注以天棘为天门冬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则引佛书云：终南长老入定，梦天帝赐以青棘之丝，故云“天棘梦青丝”。其说牵合难从。考郑渔仲《通志》：柳名天棘，南人谓之杨柳。庾信诗：“岸柳被青丝。”亦一证也。杨慎升庵曰：郑樵之说无据。柳可言丝，只在初春。若茶瓜留客之日，江莲白羽之辰，必是深夏，柳已老叶阴浓，不可言丝矣。若夫蔓云者，可言兔丝、王瓜，不可言柳。天棘非柳明矣。按《本草索隐》云：“天门冬，在东岳名淫羊藿，在南岳名百部，在西岳名管松，在北岳名颠棘。”颠与天，声相近而互名也。此解近之。【朱注】杜田《正谬》：梦当作蔓。《抱朴子》及《博物志》皆云：天门冬一名颠棘，以其刺故也。然不载天棘之名，疑是方言。《本草图经》：“天门冬生奉高山谷，今处处有之。春生藤蔓，大如钗股，高至丈余，亦有涩而无刺者，其叶如丝而细散。”以此考之，天棘为天冬明矣。

《世说》：支遁、许询，共在会稽王斋，支为法师，许为都讲。《高僧传》，支遁讲《维摩经》，遁通一义，询无以厝难。询设一难，遁亦不能复通。

陆罩诗：“信解愧难酬。”

房兵曹胡马

【鹤注】房兵曹，未详何人。以旧次先后，当在开元二十八九年间。

【朱注】《唐书》：诸卫府州，各有兵曹参军事。胡马大宛名，锋稜瘦骨成。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。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。黄生曰，上半写马之状，下半赞马之才，结归房君，此作者诗法。张耒曰：马以神气清劲为佳，不在多肉。故云“锋稜瘦骨成”。无空阔，能越涧注坡。托死生，可临危脱险。下句蒙上，是走马对法。张綖曰：此四十字中，其种其相，其才其德，无所不备，而形容痛快，凡笔望一字不可得。

李陵书：“胡马奔走。”《史记》：“初，天子得乌孙马，号曰天马。及得大宛汗血马，益壮，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，宛马曰天马。”

马援铸铜马，奏曰：“臣既备数家骨法。”

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，“马耳欲小而锐，状如斩竹筒。”【黄注】“批竹，即《马经》削筒。批，削也。”【卢注】“太宗叙十驥，耳根尖锐，杉竹难方。”“竹批双耳峻”本此。《拾遗记》：“曹洪乘白马，耳中生风，足不践地。”“风入四蹄轻”本此，《楚辞·九怀》：“驥垂两耳。”

刘义恭《白马赋》：“竦身轻足。”沈骢期《骢马》诗：“四蹄碧玉片，双眼黄金瞳。”

何晏《韩白论》：“白起为将，所向无前。”张九龄诗：“转逢空阔处”。

《孙子》：“死生之地。”《东观汉记》：吴汉伐蜀，战败堕水，缘马尾得出。《江表传》：孙权征合肥，乘骏马上津桥，桥见彻，丈余无板。权跃马超之，得免。《蜀志》：刘先主的卢一跃三丈，过檀溪，免刘表之追。《晋书》：刘牢之马跃五丈涧。脱慕容垂之逼。此皆能越空阔而托死生者。

《赭白马赋》：“料武艺，品骁腾。”言骁勇飞腾也。

《庄子》：穆王驾八马之乘，一日行万里。杨素诗：“横行万里外。”

赵汭曰：前辈言咏物诗戒粘皮着骨。公此诗，前言胡马骨相之异，后言其骁腾无比，而词语矫健豪纵，飞行万里之势，如在目中，所谓索之于骊黄北牡之外者。区区模写体贴以为咏物者，何足语此。

画鹰

【鹤注】此诗未详何年何地所作。旧次在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，则不得云在天宝十三载矣。梁编非是。

素练风霜起，苍鹰画作殊。攫身思狡兔，侧目似愁胡。绦镞光堪摘，轩楹势可呼。何当击凡鸟，毛血洒平芜。（次句点题，起下四句。曰攫曰侧，摹鹰之状。曰摘、曰呼，绘鹰之神。未又从画鹰想出真鹰，几于写生欲活。每咏一物，必以全副精神入之，故老笔苍劲中，时见灵气飞舞。张孝祥曰：首联倒插，言鹰之威猛，如挟风霜而起也。【朱注】此即《画马》诗“缟素漠漠开风沙”意。【赵汭注】末联兼有疾恶意。）

素练，画绢也。沈约《恩倖传论》：“素练丹魄，至皆兼两。”《西京杂记》：淮南子自云字挟风霜。孙楚《鹰赋》：“风霜激厉”。

《国策》：唐睢谓秦王曰：“要离刺庆忌，苍鹰击于殿上。”画作，谓画中作势。丘巨源诗：“画作景山树。”

攫当作攫。《汉·刑法志》：“攫之以行。”晋灼曰：“攫，古竦字”。

《抱朴子》：“徒闻振翅竦身，不能凌厉九霄。”孙楚《鹰赋》：“擒狡兔于平原。”免性善狡也。

傅玄《鹰赋》：“左看若侧，右视如倾。”《汉书·李广传》：“侧目而视，号曰苍鹰。”孙楚《鹰赋》：“深目蛾眉，状如愁胡。”魏玄《鹰赋》：“立如植木，望似愁胡。”刘云：“以其碧眼相似也”。

《淮南子》：“绦可以为纆”。《广韵》：“绦编丝绳。”王褒《四子讲德论》：“走箭飞镞。”《玉篇》：“镞，转轴。”《鹰赋》：“结璇玑之金环。…环，即镞也。【朱注】“以绦系鹰足，而击之于镞也。”摘，解去也。

孙楚《鹰赋》：“麾则应机，招则易呼。”势可呼，谓呼之使猎。

何当，言何时当击。《世说》：褚季野问孙盛：“卿国史何当成？”

吴均诗：“何当见天子？”朱浮书：“褻之者，以为园囿之凡鸟，外厩之下乘。”《西都赋》：“风毛雨血，洒野蔽天。”《礼·郊特牲》：“毛血，告幽全之物也。”

《幽冥录》：楚文王猎于云梦之泽，云际鸟翱翔飘飏，鹰见之，竦翮而升，矗若飞电，须臾羽堕如雪，血洒如雨，两翅堕地，广数十里。

江淹赋：“平芜际海。”平芜，平原荒草也。

律诗八句，须分起承转阖。若中间平铺四语，则堆垛而不灵。此诗三四承上，固也。五六仍是转下语，欲摘支绦镞，而呼之使击，语气却紧注末联，知此可以类推矣。

过宋员外之问旧庄

原注：员外季弟执金吾见知于代，故有下句。

《唐书》：来之问，字延清，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。公故居在偃师，故过之问旧庄。【朱注】本集：开元二十九年，公筑室首阳之下，祭远祖当阳君。其过之问庄，或在是时。

宋公旧池馆，零落首阳阿。杜道祗从入，吟诗许更过。淹留问耆老，寂寞向山河。更识将军树，悲风日暮多。（上四过宋旧庄，下则对庄而有感也。枉道入庄，题诗志胜，有留连不尽之意，故云“吟诗许更过”。问耆老，访其子孙家世也。向山河，伤其迹在人亡也。未乃触物增悲，情见乎词。）

【鹤注】宋之问，虢州弘农人。首阳山在河南府，虢与河南为邻，故宋有别墅在焉。谢朓《游后园赋》：“清阴起兮池馆凉。”

曹植诗：“零落归山丘。”《一统志》：首阳山，在河南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。陆机《洛阳记》：首阳山，在洛阳东北，去洛二十里。阮籍诗：“步出上东门，北望首阳岑。”夷齐所隐首阳，别在蒲州。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：“故使枉道相过。”祗，适也。《诗》：“只搅我心。”《司马迁传》：“只取辱耳。”《邹阳传》：“只恐怨结而不见德。”

杨守阯曰：言宋诗尚矣，亦许我更过而题咏乎。须溪谓是尊慕前辈之词。

魏文帝诗：“何为淹留寄他方。”汉武帝诏：“询问耆老。”

司马长卿《美人赋》：“上宫闲间馆，寂寞云虚。”曹植《王仲宣诔》：“经历山河。”

《后汉·冯异传》：“诸将并坐论功，异独屏树下，军中呼为大树将军。”庾信《哀江南赋》：“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。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”古诗：“萧萧白杨树，日暮多悲风。”【鹤注】《旧史》：之问弟之悌，有勇力，开元中自右羽林将军出为益州长史、剑南节度使兼采访使，寻迁太原尹。故云将军，初不曾为金吾官。原注疑误。

赵汭曰：之问与公祖审言及陈子昂、沈佺期四人，为唐律之祖，实公诗法渊源也。武后时，之问、审言俱为修文馆学士，世交亦厚。然之问为人实不足道，诗无讥词，以其契家前辈也。但曰“零落”“寂寞”“悲风”，则感慨系之矣。